

世纪风文丛

□ 袁仁琮 著

難

得头顶一片天

传统,现代,家庭,
儿女,亲情,前途,
事业,难得头顶一
片天……

远方出版社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志忠

封面设计:白 晔

世纪风文丛

难得头顶一片天

袁仁琮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财经学院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开 印张:11.18 字数290千字

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595-637-5/I·139

本册定价:20元

目 录

一 添了孙儿.....	(1)
二 找工作	(10)
三 起名	(17)
四 无法弥合的裂痕	(23)
五 儿子下岗了	(27)
六 女儿	(34)
七 命运决定权的争夺	(39)
八 得了大奖	(44)
九 难跨的门槛	(50)
十 走亲家	(55)
十一 门当户对问题	(60)
十二 闪电式婚姻	(66)
十三 失忆	(70)
十四 孙子爷爷	(76)
十五 保护伞	(81)
十六 闯闯和丁丁	(84)
十七 家庭风波	(90)
十八 失落	(97)

十九	秀芝要上学.....	(102)
二十	孤寂.....	(107)
二十一	荷花.....	(111)
二十二	老铁.....	(116)
二十三	保持晚节.....	(122)
二十四	搬家.....	(129)
二十五	家.....	(136)
二十六	老铁病了.....	(143)
二十七	告状.....	(149)
二十八	理解.....	(156)
二十九	逛公园.....	(162)
三十	难题.....	(170)
三十一	学生告老师.....	(175)
三十二	送意见上门.....	(181)
三十三	秀芝回家.....	(187)
三十四	追星.....	(196)
三十五	替儿子求职.....	(202)
三十六	情缘.....	(210)
三十七	算账.....	(215)
三十八	矛盾升级.....	(219)
三十九	离婚.....	(225)

四十	闯闯的努力·····	(229)
四十一	天有不测风云·····	(235)
四十二	约会·····	(243)
四十三	走出困境·····	(248)
四十四	史红梅不接受爱情·····	(255)
四十五	老铁扫大街·····	(262)
四十六	远离浮华·····	(266)
四十七	失踪歌后·····	(271)
四十八	陈先乐·····	(276)
四十九	爱情复苏·····	(283)
五十	女婿·····	(288)
五十一	心路坎坷·····	(296)
五十二	单身的日子·····	(306)
五十三	秀芝的婚事·····	(314)
五十四	牵线·····	(320)
五十五	大年三十夜·····	(327)
五十六	老铁的结局·····	(331)
五十七	失去的已永远失去·····	(337)
五十八	转了一圈,回到原位·····	(341)

一 添了孙儿

金城妇产医院产科这个地方，每天总有十几条生命降生，新生儿从娘肚子里出来，经过必要而又迅速的处理，就被转送进母婴同室病房，几天以后出院。挺着大肚子焦急地呆在待产室的，本人和家人都朦朦胧胧，朦朦胧胧的着急，朦朦胧胧的期待，盼望来到他们跟前的是早已寄予厚望的男孩子，而不是做别人老婆的丫头片子。他们的等待是极其痛苦的，难熬的，要等到接生护士提着婴儿的屁股朝他们一照，说：“男的。”守在分娩室外面的公公、婆婆、七大姨八大姑和心力交瘁的男人才松一口气。

生了男孩的产妇，陡然提了身价，在男人、公婆、亲戚朋友跟前格外能挺直腰杆。幸福、美满未来就从此开始。生了女孩的，对不起，什么厄运都可能降临。最轻的是受冷淡，受埋怨，遭冷眼；重的要挨种种折磨，直至无法忍受，只好离婚。金城大多数人的科学知识很有限，不知道生男生女实在太复杂，不是谁说了能作数的；更不知道男女严重失衡会给人类造成多大危害。他们的认识水平只到生男孩就有人传宗接代，就有盼头上面。这么一来，从产房到母婴同室病房，从产妇到家属，都分成了两类。一类人兴高采烈，大声说话，大声咳嗽，脚步匆匆而有劲；一类人低眉顺眼，说话也缺了底气。开明些的不断地劝慰别人，也劝慰自己。产妇则忧心忡忡，等待命运的判决。

现在，只要怀孕六、七个月，做B超就可以知道是男是女。但有一些是不容易怀孩子的妇女，能怀就是大幸，还能论男女？何况B超也有不准的时候。在屏幕上看到的明明是男性，结果却是女

性，捉弄人的事不时发生。再说，为了避免男女严重失衡状况，已经明令禁止B超做性别鉴定。这样，生男生女就全看造化了。

金城机械厂老工人赵铁和老婆荷花这会儿正坐在产科病房外面的走道上。荷花手里拿个保温饭盒，里面是黄豆炖鸡。饭盒密封很好，保温自然很好，等生下来再送进病房也不会凉。荷花生过两个娃娃，她是有经验的，孩子一生下来，肚子一下空了，饿得厉害，得马上喝一碗鸡汤。她是特别为儿媳春燕准备的。老铁提了个脸盆，盆里是牙膏、牙刷、漱口缸、洗脸巾、卫生纸之类，等春燕一出产房，就一起送到母婴同室病房去。春燕才进分娩室二十分钟，老铁觉得已经去了很久。老铁一急就要抽烟。可是这种地方是不准抽烟的。他刚点上不久，就遭到制止，只好把烟熄掉。走道上有一排靠椅，是专供产妇的家属坐的。一阵，和老铁、荷花同坐一条凳的一家人忽然站起来，拥向产房大门前。这时，老铁看见一个口罩几乎把眼睛捂住的护士抱着裹得很紧的娃娃在他们面前晃了晃，随后好像是打开包片，让家人看了，于是，这家四、五个人默默也进了电梯，下楼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凑过去看了婴儿，回来就有些遗憾的样子，说：“生个女的。”

她这话并不是对老铁说的，老铁的背脊却生出很凉的一片。

老铁师傅已经忘了老婆生儿子时自己是怎样的情绪，那时他太忙，进了婴儿室，护士问家属是谁，他才从厂里匆匆赶到。荷花住院三天，他没宰过一只鸡，送过一次饭。回到家里，同宿舍楼的田嫂替他照顾几天，就由荷花自己动手了。

那年月，生几个不受限制。要是没有儿子，尽可以生，五朵金花六朵金花，直至生出有把的男孩为止。荷花头胎就生男孩，第二胎生女孩，老铁说：“品种齐全了，行了。”

老铁毕竟是老党员，当过省级先进工作者，觉悟不低。人死卯朝天，有没有传宗接代的人无所谓，倒是而今的许多事使他铁定一

条心；非得培养个有出息的孙儿出来不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来十分走俏的机械产品，慢慢就变得没人要了。厂里开始不发奖金，儿子、姑娘不可能再有怎样的出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孙辈身上。孙女迟早是人家的孩子，费这么大力气不值，一定得是孙子才行。国家只准生一个，他也不想让儿子做国家不准做的事。生一个，就要是男的，这太使他揪心了！

儿子一结婚，他就开始盘算这个问题。他转弯抹角地问过不少生儿子的男人，问他们到底有什么经验？没人能说得清楚。他又找过瞎子，让瞎子给儿子算命。瞎子说他一定会抱孙子，他慷慨地给了瞎子五十元作为酬谢。他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荷花，荷花却说：“憋包，你不想想，你问的是这种事，瞎子会跟你说生女孩嘛？你白白拿钱喂他了。”

他不甘心，问老婆说：“要讨咋样的女人才生男娃？”

荷花回答得很干脆：“生男生女还不是你们男人的事？公的有劲就生男的呗。”

按老婆说的“经验”，比照了好些人，都不大对。“认命吧。”他想。

产前三个月，儿子带媳妇到医院去‘超’了一下，回来见到老铁，第一句话就说：“是男的。”

他不信。他想，继红是听他念得多了，故意糊弄他。隔着肚皮，能‘超’出是男是女？屁！这回他亲眼看到了。护士从产房里抱出来，特意亮出孩子的屁股，有把，千真万确。他差一点叫出声来。但他忍住没叫。旁边也有那么几个人在看送出来的孩子，都是女的，他不能不顾着别人的情绪。

这会，老铁志得意满地 and 荷花一起走进电梯，一脸庄重地问荷花：“你说，起个哪样名字的好？”

荷花说：“你真是倒二不着三，不赶快给产妇送吃的，着急起哪样名字呀！”

老铁想想女人说得是，就闷声了。女人还不罢休，说：“你肚里那点墨水，会起哪样名字呕，要找个合适的人。”

荷花的话提醒了老铁。是呀，起名字是有讲究的。给起名字的人肚里要是没墨水，男的叫富贵，进财，女的叫桃花，菊花，这样的名字叫人听了会起鸡皮疙瘩。要不，是个什么长、主任之类的起个名，图个吉利也好。按这样的条件，他不具备给孙子起名的资格，多少有些遗憾。

爹妈给了老铁一副好身骨，粗手大脚，挨边六十的人，进医院的次数数得出来。他不喜欢医院里那种怪味。可这回不但不感到厌恶，还很亲切。不单是这种夹杂着药味和来苏味的味道亲切，见到的每一个穿白大褂的人都是亲切的，好像都在对他笑，好像都在向他祝贺。

母婴同室病房可是不能随便进的。老铁师傅和荷花两人提着温瓶、碗、保温桶、小被子之类，走出电梯，急匆匆地要冲进去，被看门的挡住了，让他俩买鞋。

“一块钱一双，两块钱。”看门的说。

老铁递出去两张一元钞票，看门的拿了两双塑料鞋套，叫他俩穿着进去。荷花看看鞋套，嘟囔说：“放个屁都能冲破的东西，要一块钱一双，刮皮。”

老铁觉得为的是孙子，别说两块钱，就是十块，也值。他轻轻地教训荷花：“有了孙儿，以后多的钱都会赚回来，两块钱值哪样？”

荷花不这样想，她说：“哪个晓得是成龙还是成虫，算盘不要打得太早了。”

“你们女人哪，头发长，见识短……”老铁说。

老铁喜欢说这句话。他工作了几十年，当然比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的荷花有见识，一抬出这话来，就把老婆的盛气压了下去。有时候他说得更简洁：“你懂个屁！”这话威力更大。老婆一听他大声地说这话，就知道赚钱养家活口的男人发了火，立刻闭嘴。至于儿

子继红，更不能和他争长论短。工作单位是他给找的，结婚的钱是他出的，二十六、七岁的人还没有自己的住房，和父母一起，挤在六十多平米的套房里，咋敢顶撞他？所以，老铁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可说是至高无上。

有了孙子，老铁师傅要逐一实现他的培养计划，要把他这一辈和儿辈失去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找回来，就非得保证这种绝对的权力不可。

病房里已经有好些人，把一室两病床的空间占去了大半。老铁师傅仔细看时，亲家公、亲家母已经先到。还有好几个年轻人，都是和儿子儿媳要好的本厂职工。靠里面的床上也是产妇。亲家母说，她是和春燕一起出产房的，生了个女娃娃。那一床只有个女人靠墙坐着，孤零零的，老铁一眼就认出这女人，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该不该跟她打招呼，不知道是该可怜她还是幸灾乐祸？这时，靠墙的女人也发现是他，有几分尴尬，但还是开了口：“啊，是你们，得了个啥？”

“放牛的。”老铁说着，目光落在病床上。“是你姑娘吧？”

“是啊。”女人说。

“生个哪样？”

“千金。”女人说。

“我们这个放牛的。”老铁师傅重复了这句话。老铁并不是有意要气她，而是实在控制不住。

即使这样，还是让老婆狠狠挖了一眼，悄声说：“你呀，哪样话不能说，偏说这个？”

老铁悄声说：“她呀，活该！”

荷花说：“不要老记别人的不是。”

春燕头包着围巾，边吃荷花送去的热鸡汤边说：“一出产房，她男人见生的是女娃，一拍屁股就走了。老半天了，婆家一个人也不来，要是没妈，就惨了。”

春燕说这话时，神色虽说是淡淡的，却充满了同情，可是，谁都看得出，她的同情是骄傲与自豪的副产物。要是自己生的不是男孩子，那么，这份同情留给自己还不够。

对面女人又说话了，这回是怀着愤懑的情绪说的，这一点，在场的人都听出来了。女人说：“生个女的不来了，生个女的就不要吃不要喝了？生个女的就该死了？真不是东西！”

女人说这话，无非是要表明她的立场，她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女儿一边，跟重男轻女的人较量。有抽泣声从那边传过来，老铁师傅和女人荷花不约而同地走了过去。老铁师傅离床远一点，荷花却走到那女人和产妇的身边，十分慈祥地看着产妇，劝解说：“红梅，我们女人坐月子，身子最要紧，千万哭不得，一哭，会哭坏眼睛的，伤口也长不好……”

叫红梅的产妇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从脸上掠过。荷花知道其中包含了太多的辛酸，荷花当然更不愿意触着痛处，也只微微一笑。

靠墙坐着的女人叫王幽，说话很带气：“嫌我女儿生女娃，当初咋不找个生男娃的？红梅，杨家人不是东西，出了院跟妈回家。”

荷花说：“阿姨，你现在就不要跟她讲这个了，让她好好休息，要是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们人手多，要哪样只管讲。”

老铁师傅很佩服女人会解劝，心肠好。老婆有这样的优点，平时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

荷花当时就和那女人约定，晚饭由荷花带过来，还特地跟红梅说：“母女平安才是最要紧的，有什么困难有我们呢。”

老铁师傅夫妇在劝解的时候，继红就在岳父岳母的授意下，提半篮鸡蛋走过来，说：“王阿姨，我和红梅认识一场，也算有缘，收下吧。”

老铁回到儿媳这里来，荷花轻轻地跟老铁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啊。”

老铁长长地“啊”一声，没有下文。老铁不知道是因为看到不平事引起的不快，还是怕儿子见到旧情人，勾起对他的怨恨？总之，他现在的心情变得复杂了，乱乱的。大家的情绪都受了影响，不像刚才那样，个个脸上放光。

儿子在产妇那里呆了好一阵才回来。荷花很注意看儿子的脸。儿子好像不高兴，默默地回到春燕旁边，一句话不说。老铁看出来，儿子到现在对他还存有怨恨。不过，他认为这很正常。要完全理解他做的每一件事，非得活到他这个份上不可。

新来到这个世界的女娃娃不哭不闹，睡在红梅身边，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红梅的奶很好，娃娃吃不了，春燕却老不出奶。红梅让老铁的孙儿去吃，她喂得很尽心。老铁师傅看得出，这红梅是用奶娃娃来报答他一家人对自己的照顾的。三天以后的一个早上，红梅两母女要出院了。老铁师傅的孙儿却要转到十楼去治疗。原因是身上的黄色老不退，老不退就得转地方治疗，再住几天。

继红说：“爸，这一来要好几千元呢。”

老铁很慷慨，问：“是娃要紧，还是钱要紧？”

儿子听老爹话里有门，就转上了十楼。到出院那天去结算，七千！老铁师傅是有备而去的，结果把几年来的积蓄一扫而空。他闷了好一阵，还是说：“值，要是那么容易养大就不干贵了。”

还有一句话老铁师傅没说出来：“女娃娃贱，才不用花多少钱就长大了。”

用文人的话说，老铁这话多少有点阿 Q 精神。

儿媳出院那天，老铁师傅要和老婆一起到医院去接。儿子不同意，说：“爹，我一个人去接就行啦。”

荷花也说：“这些婆婆妈妈的事，你当公公的去凑哪样热闹？神经。”

老铁想想也是，说：“好，我不去。”

说归说，结果他还是随后到了妇产医院。不过他没有上到十

楼，而是等在大门口。儿子冒冒失失，粗心大意；老婆总喜欢用农村的低水平来要求，说自己是在田坎上滚泥巴长大的，儿子小时候连牛奶也没吃过，还不是长大成人了？等等，老铁师傅不放心老婆，也不放心儿子，他一定要自己来。再说，他也想给儿子、儿媳作些补偿。

他的估计一点没错，老婆、儿子提着、抱着住院用的东西下来了，娃娃在媳妇怀里，就打算朝家里走。他不懂医，却是听人说月子婆千万不能劳累。他把他们叫住，说：“打的！”金城人的习惯说法，“打的”就是乘出租车。

老婆舍不得花钱，但还是问春燕说：“打不打的？没多远，不打算了吧？”

老铁说：“打的打的，没多远也要打的。”

有一部的士停在他们面前，老铁师傅打个手势，说：“上车上车。”

上了车，老铁师傅埋怨说：“我不来，你们就打算走回去？”

春燕说：“休息几天，好得多了，走回去也不要紧。”

老铁说：“还是小心点的好，你是我们家的特等功臣哪，不好好保护还要得？”

老铁师傅的话，体现出当家人的姿态。他爱护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只要需要，他什么都肯给，不吝惜；但这个家的大小，对他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老铁没有上的士，而是走回来的。他说他不习惯甩手甩脚地走路，手里不提点东西别扭。所以，他把温瓶、脸盆、碗筷之类的东西从老婆手里接过来提着，不慌不忙地往回走。他这样做，是要充分享受一下得孙儿的快乐和幸福。眼下，晓得他添孙儿的人就只有几个亲戚，他感到不满足。

在这种地方，要是看到对方的行止和自己差不多，是很容易搭腔的，甚至见面熟。他见到几个人提着脸盆、小被子，抱着婴儿往前

走，凑前一步问：“接人出院啊？”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回过头来说：“是啊，你老人家也是接人出院？”

“是啊，他们打的先走了。”老铁师傅说。“得个哪样？”

“丫头。”

“丫头好呕。这年头，大家都想生男娃，我看哪，二天上哪里去找老婆？”老铁师傅说这话时，连他自己也觉得很虚伪。

老铁住的是厂宿舍区，他住的宿舍楼前有块空地。原来是一排煤棚，后来搞花园式住宅区，煤棚改成了小花园。跟着就出现石桌和石凳，是职工们锻炼、休息、谈天的场所。今天，老铁招招摇摇地从外面走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老婆和儿子、儿媳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大家已经知道他家添了孙儿，这阵见面，热情减了许多，随意地打打招呼就过了，只有和他同龄的老牛头说：“老铁，不错啊，有接香火的啦。”

老牛头连生五个女儿，不甘心，下决心要生出个男娃来，不想又是一朵花。六朵花都先后出嫁了，去年，老婆死于心脏病，而今，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有姑娘轮流带家人来热闹热闹，平时只他光身一人。老铁师傅想想老牛头的光景很惨，把他高兴劲压了下去，连说话声音也轻轻的：“是啊，我也想不到得个孙子……”

隔壁老张的老婆只生了个姑娘，听说那地方就出了毛病，不能再生了。而今，独姑娘嫁给了老外，老两口不轻易见到一次。钱倒是常寄来，这栋楼就数她家最富裕。她觉得她现在过得最好，这阵过来搭腔，说：“活起的时候，健康，有钱，最实在，别的都是假的。”

老铁心想：“你那家伙坏了，生不出来，才讲这样的屁话……”这么想着，还觉得不够毒，走进自己家门的时候，忍不住骂起来。“头发长，见识短。”

二 找工作

春燕进自己的房间坐月子了，儿子在家的时候，有儿子照顾；儿子不在，有老婆料理。荷花交给老铁的任务是买菜、做饭。别的事不让管，也不便管。想看孙儿的时候，只好叫老婆抱出来一会。还没看够，又得抱回去。不是怕风吹，就是该喂奶，反正有理由。一道门把老铁和孙儿隔开了。不过，他很快就从失落中走出来，他要找地方去赚钱。要不，哪有钱供孙儿读到博士后？

老铁已经退休了，厂里生产正常的那些年月，他很吃得开。现在，到处都不景气，满世界都是下岗职工，就没人要他了。他跑了几个地方，都说不要。到一个合资企业的经理办公室里和一个办事员多说了几句，办事员干脆说：“你想来吗？行，我问你，你是高工吗？有什么专长？”

老铁愣着说不出一句话。

办事员怕老铁是不露相的真人，又说：“我们是家电生产厂家，要是你有高新技术专利转让的话，我可以请经理接待你。”

老铁被办事员噎得半天回不过神来，不知道是该朝办事员发火，还是该朝自己发火。他走出大门，心想像他这样的工人，大概不应该心气太高，不该走进这种厂子的大门。他回到自己呆了整整三十年的厂子，找到新上任的年轻厂长。这厂长姓安，名健忠。他退休以前，安健忠是副厂长，很肯替工人说话，老铁对他的印象不错，说话也随便。所以，老铁一见到安健忠就直呼其名，说：“健忠，我退休了，在家也无聊，想找点事情做做，混混时间。”

安健忠的右手中指头在桌上漫不经心地敲了一阵，问：“你知

道，我们厂经过技术改造，老机器老技术已经淘汰了，现在都是高新技术，电脑控制，你能做什么呢？”

老铁想了个差事，说：“管库房也行，我可以搬到库房里去住，保证不会有一点差错……”安健忠笑了，说：“铁师傅你退休两年，不了解厂里情况喽，那里也是用电脑管理，你懂电脑吗？”

铁师傅又退一步说：“看大门也行。”

安健忠一句话堵死：“有人。”

可是，老铁还没出厂子大门，就从别人的嘴里知道，只有厂办公室才有几台电脑，哪有仓库也是电脑管理这样的事？看大门倒的确有人，不过是安健忠乡下的叔子。老铁气得大骂：“我日你妈，王八蛋！”

老铁铁了心了：饿死也不找那小狗日的！

他开始在街上转悠。他家离农贸市场很近，那里是他常去的地方。农贸市场外面是一条大公路。为了保证车辆畅通，公路旁边不准摆摊设点。但是，只要城管员稍稍松懈，菜、小吃、小百货摊就像从地里长出来似的，摆得满地都是了。有时，城管员搞突然袭击，大家一窝蜂逃散，和逃难没有两样。腿脚迟缓的被逮着了，虽说不会像过去那样拳打脚踢，却也要罚款，没收，够惨的。说实话，他还从来没为以后的事这样焦急过，更没有想到找钱这么难，自然也就没有留心这些为钱而营营逐逐的人们。他想，说不定自己也要像他们那样，到附近什么地方去贩菜贩小百货来卖了。他认为即使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

谁知这样的生活，竟是在老铁干了一件很蠢的事以后开始的。

按老婆的分付，又该给媳妇买鸡了。给月子婆买鸡是有讲究的。不光要买还没下蛋的鸡，还得是土鸡。这是而今人们的胃口，产妇更是这样，没有办法。老铁买鸡有经验，只要在鸡笼旁边站上一阵，看准了，说：“这一只。”卖鸡的按他指的捉上来，称了，杀洗，弄干净，准定是土鸡，肥瘦、分量合适。或炒或炖，味浓而鲜美。这